

口述歷史訪問紀錄

跨越時代的音樂橋

——黃瑩先生訪談紀錄

主訪：劉永筑*

記錄：劉永筑

時間：2011年10月19日、2012年1月10日

地點：台北國家戲劇院——甘泉藝文沙龍

黃瑩先生，1931年出生於中國上海英國租界，1949年隨姊夫一家來台。為謀生投入軍旅，但始終不忘其對音樂藝術的愛好。一生創作歌詞、製作音樂文化節目、音樂展演活動迄今。曾任軍官、中華電視公司編審、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講師、副教授。著名歌詞作品有：軍歌「九條好漢在一班」、「夜襲」、「我有一枝槍」。藝術歌曲「山旅之歌」、「海峽漁歌」、「海峽的明月」、「佳節的祝福」、「山海戀歌」。電視歌曲「江山萬里心」（中視「大陸尋奇」節目主題曲）。中文歌劇「西廂記」、「天山雲雀」、「杜蘭朵公主」（中文版）。黃瑩先生一生的經歷，見證戰後台灣黨國體制下的音樂文化發展。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員

一、「喜新不厭舊、崇洋更愛中」 ——中西兼容的童年時光

我是 1931 年 5 月 5 日出生於上海英國租界 - 麥根路家中，我的家庭很單純，上海話稱做是「弄堂」人家，就是一般小市民的意思。¹ 我的父親叫黃榮生，是「兄弟煙草公司」² 的職員，父親在公司裡的事我不清楚，他上他的班，我玩我的。不過我倒是記得兄弟煙草公司發行的香菸很有趣，每個香菸盒子裡都有一張小圖卡，圖卡的內容都是中國古典章回小說裡的人物主題，有「水滸傳」系列、「紅樓夢」系列……等，那麼只要收集了一個系列全部圖卡，像是「水滸傳」裡的一百零八條好漢的圖卡收齊了，就可以再換一盒免費香菸。現在一天到晚喊著「文化創意」，我看是一點創意也沒有。這種所謂的創意行銷，是西方人做生意一直以來的特色，當年老上海七、八十年前就學西方人「創意行銷」啦！上海是個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城市，同時也保有中國文化的地方，要我說那個時候的上海文化是什麼？我只用兩句話形容：

1 「弄堂」，指小巷子。

2 「兄弟煙草公司」，全名為「南洋兄弟煙草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早期私人創辦的最大煙草企業。1905 年由廣東南海人簡照南（1870～1923）、簡玉階（1875～1957）兄弟創辦於香港。當時資本為 10 萬港元。由於缺乏技術和經驗，並受到英美煙草公司的競爭和打擊，於 1908 年虧損停業。1909 年因得到叔父簡銘石資本 9 萬元而復業，更名廣東南洋兄弟煙草公司。1911 年起公司轉虧為盈，業務不斷發展。1916 年在上海設立捲煙廠，接著又在全國主要城市及南洋群島一帶設立分支機構。1918 年改組為「南洋兄弟煙草股份有限公司」向北洋政府註冊，額定資本為 500 萬元，實收 270 萬元，並將企業中心由香港移至上海。參閱王永翰撰文，「南洋兄弟煙草股份有限公司」條目，《中國大百科全書資料庫》。

「喜新不厭舊；崇洋更愛中。」這就是上海文化的精神！

我的母親姓史，是個家庭主婦，書讀得不多，但很愛看戲，我受我娘的影響，不愛讀書愛看戲。我上頭有個姊姊叫寶珠，下面有一個妹妹叫靜珠。1949年我就是隨著姊姊、姊夫到台灣來的。妹妹和父母都留在上海，父親在文革的時候因為有個兒子在台灣就被打入黑五類，被鬥爭當中失蹤了。妹妹做了三十年的小學教員。我在1990年第一次回到故鄉，那時母親也過世了。晚上要就寢的時候，妹妹對我說：「哥哥，今晚媽媽陪你睡覺！」我嚇了一大跳，驚問：「怎麼？媽媽在哪？」妹妹告訴我，文革的時候就連骨灰也不許留，妹妹冒著生命危險把媽媽的骨灰偷回來，藏在家裡的天花板上。說到這裡，兩兄妹是抱在一塊兒嚎啕大哭呀！

我父母給我取的名字叫「玉泉」，小學的時候我和鼎鼎大名的豐子愷（1898-1975）先生學畫畫，豐先生讀我的名字，就說：「你叫玉泉呀，那我來給你起個單名叫『瑩』吧！」從此黃瑩就成了我的學名，也是我一直使用的正式名字。³

3 豐子愷（1898-1975），中國現代漫畫家、翻譯家、文學家。原名豐仁。浙江省崇德縣石門灣（今桐鄉石門鎮）人。父親豐斛泉為清末舉人，在家設塾教書。豐子愷自幼讀家塾，愛好圖畫。1914年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受業於畫家李叔同和文學家夏丏尊，並在課外組織桐蔭畫會。1919年畢業後與劉質平等在上海籌辦上海專科師範學校，並任美術教師。同年與姜丹書等發起成立中華美育會，出版會刊《美育》。1921年春赴日本留學，在東京學習繪畫、音樂，並結識陳之佛、關良等。同年冬回國，仍任教於上海專科師範學校。1922年到浙江省上虞縣白馬湖，任春暉中學美術、音樂教員。

豐氏在日本深受畫家竹久夢二畫風影響，回國後即以漫畫抒寫古詩意境、兒童生活等，最初於1924年在《我們的七月》雜誌上發表漫畫。同

大約七歲，我進入蘇格蘭浸信會私立智明小學，我還記得我們校服上有個倒三角形的糖瓷校徽，上面有個雄雞的圖案。我最喜歡的課程就是音樂和國文。當時的音樂課不會要學生學什麼樂理呀、四四拍還是六八拍的，就是老師彈風琴，一句一句的唱，帶著學生直到唱熟了為止，讓學生充分沈浸在唱歌的樂趣裡，音樂課的內容有西洋歌曲、也有江南絲竹，像是梅花三弄填上詞，就可唱了，甚至流行歌曲老師也教。我的音樂老師是位女老師，周雅芳先生，上海人管老師都叫「先生」，開放以後我到上海探望她，那時她九十歲囉，精神還不錯，還叼根香菸，我問她：「先生愛抽什麼煙？我下回給您買來。」她說：「給我買『KENT』。」這老太太還真有趣！

年復往上海專科師範學校教課。翌年任立達學園校務委員、西洋畫科負責人。其時鄭振鐸編《文學周報》，索豐子愷畫稿發表，並加《子愷漫畫》題頭。同年12月由《文學周報》社編的《子愷漫畫》出版。1926年兼任上海藝術大學教職。翌年加入著作人公會。1928年從弘一法師（李叔同）皈依佛門，法名嬰行。1929年任開明書店編輯，兼任江蘇省松江縣女子中學圖畫、藝術論課。1933年石門灣緣緣堂落成，豐子愷在此專事著譯。1936年加入中國文藝家協會。翌年八·一三事起，離開石門灣，經桐廬西行，沿衢州、常山、上饒、南昌到江西樟樹鎮，後暫住萍鄉。1938年3月到武漢參加抗日宣傳，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刊《戰地文藝》編委，6月抵桂林，在桂林師範學校任圖畫、國文教員。1939年起任教於宜山浙江大學，隨該校遷貴州都勻、遵義。1942年到重慶，任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教授兼教務主任，曾在夫子池舉行個人畫展。1943年建成沙坪小屋，辭去教職，從此以賣畫為生，曾在川北及隆昌、成都等地開個人畫展。1946年9月回上海。1948年遊台灣阿里山、日月潭，並在台北舉行畫展。翌年回上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上海市文聯副主席、美協上海分會主席、上海中國畫院院長等職。參閱黃遠林撰文，「豐子愷」條目，《中國大百科全書資料庫》。

至於國文嘛，不讀四書五經那麼嚴肅的東西，多是唐詩、宋詞、古文，像是〈桃花源記〉這一類的。另外有一些是我們江南在地的題材，好比江南四才子的故事和作品、鄭板橋、李叔同等等的作品，這些地方性的文學對我們生活在江南的孩子來說，這些都是身邊的典故、身邊的材料，所以在地的教材，容易與孩子親近是很重要的。我認為音樂和文學是最美的結合，很多詩詞用背的背不來，但用吟唱的，就容易記住，而且不容易忘，像鄭板橋的「道情」，我就是完全用唱的唱到熟了。

我們當時所有課程都是用上海話來講解，沒學現在的注音符號，所以大部分人國語都說不好。到了四、五、六年級，我們當時稱「高小」，就開始讀《開明英語第一冊》，發音用的是「韋氏音符」，字母上有加註記號的發音標示法，我後來到台灣，不論是看 KK 音標還是萬國音標，全是用猜的，不知該怎麼念。

記憶中的上海或者說整個江南也好，是很美的，春天的時候處處是桃花，學畫畫畫得最多也是桃花。豐先生是浙江人，我們都是用上海話溝通。我最記得豐先生教畫桃花的技巧，是屬於互動式教學法，「我畫花瓣他點穗、我畫綠葉他勾莖」，師生共同創作一幅圖畫。譬如把紅色顏料擠中間，白色顏料擠在四周，畫筆沾了顏料，往紙上頓五個團，粉紅色桃花花瓣的雛形就完成了，老師接著拿細筆，在花瓣中間描上花蕊，桃花就畫好了。

總之，一直到我十八歲來臺灣前，我幾乎都待在上海。只有在淞滬戰爭，日本人來了，媽媽帶著我們躲過一、兩年的警報，四行倉庫與我家就隔著蘇州河，相距大概四、五百公尺，記憶中有聽過槍聲，當時年紀小不知道是什麼事，大人也沒告訴我，長大以後才知道那是淞滬戰役。其他在我成長的記憶中，多數時

間都是歌舞昇平的。對日抗戰期間上海是淪陷區，屬於汪精衛（1883-1944）政府管的，當時我們看到的國旗是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上再加個黃色條子，上頭寫著「和平、反共、救國」。⁴我們沒喊過「汪主席萬歲」這類的話，學校裡不怎麼談政治，也沒聽過對重慶方面有什麼批評，汪精衛政府在南京，我們在上海，天高皇帝遠。反倒是勝利以後，學校裡開始教勝利歌，學生排隊提燈籠遊行，這時候就有喊「蔣委員長萬歲」啦！然後汪精衛就被打成「漢奸」了。

其實老上海人談起蔣介石（1887-1975）不叫「蔣主席」、「蔣委員長」的，就是用上海話叫「蔣介石」。勝利的時候，老人家都說「蔣介石回來了！」，那口氣像是說家裡的孩子一樣，過去八年這孩子到重慶去了，現在回來了，就是這種感覺。我自己是到勝利以後才知道蔣介石這號人物。其實淪陷時期，對我們上海人的精神生活方面影響不大，學校裡的課程內容日本人不干涉，就連講到抗日空軍被日軍擊落的英勇事蹟也照教不誤，應該是中間還有汪精衛政府在的關係，所以日本人對上海的統治不像對台灣那麼直接。不過小學裡是有加入日語課程，我是全還給老師了，只學會「アイウエオ」片假名，我還記得那位日本男老師叫內山正，對我們小朋友很好，上課時請我們吃他從日本帶來的

4 汪精衛，本名汪兆銘（1883-1944），中國近代政治人物，同時也是詩人和文學家祖籍浙江山陰（今紹興縣），生於廣東三水（現屬佛山市），清末秀才、公費留學生，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為蔣介石主要政敵之一。抗日戰爭期間與大日本帝國合作組建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汪精衛政權，戰後被國民黨史觀評為漢奸。參閱《人名權威檢索系統》，中央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森永水果糖」，橢圓形的鐵盒子，裡面的糖果有很多顏色，那滋味我到現在還記得，真是棒極了！後來我幾次到日本都找不到一樣盒子水果糖，很遺憾。

聽長輩們說的，當時汪精衛政府裡有個上海市長叫周佛海做得很好。⁵原本上海治安敗壞、扒手很多，周佛海市長上任整頓以後，明顯扒手變少了，老百姓一切生活正常，周璇不就是淪陷時期走紅的嗎？大家舞照跳、戲照唱。⁶所以我覺得自己很幸運，雖然出生在戰亂的年代，卻幾乎沒經歷過戰爭。所以現在回頭去看汪精衛這批人，用傳統的民族春秋大義去看，被說成漢奸，但換個務實的角度想，卻是因為有他們才保全了老百姓的生活，還得以安居樂業。

二、戲詞兒裡奠下文學根基

我小時候最常做也最愛做的事情，就是聽戲！我的母親是個平常不過的傳統婦女，書讀得不多，但就是愛聽戲，多是聽京戲和紹興戲。最常去的就是「天蟾舞台」、「中國戲院」、「大光明

5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本名周福海，中國近代重要政治人物。他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為建黨的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後成為國民黨官員，抗日時期是汪精衛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的領導人之一。參閱邵銘煌，〈周佛海傳〉，《國史館館刊》第31期，2001，頁123-139。

6 周璇(1920-1957)，原名蘇璞，後改名王小紅、周小紅，江蘇常熟人，1930年代至1940年代著名歌星、影星，有「金嗓子」、「歌后」和「影后」之稱。趙士蒼，〈昨夜星辰-上海老歌星〉，陳鋼主編《上海老歌名典》，2002，頁405-407。

戲院」，還有一家「美琪戲院」是專演越劇的，恐怕現在的年輕人都不愛去囉！我最熟悉的角兒和戲碼有麒麟童的「蕭何月下追韓信」；⁷馬連良的「四郎探母」；⁸梅蘭芳的「天女散花」、「貴妃醉酒」、「霸王別姬」；⁹言菊朋的「逍遙津」、「蘇武牧羊」、「烏盆記」等等，¹⁰這些在當時都是一等一的角兒，都是真功夫、真嗓子。所以我想我後來能作詞跟小時候讀詩詞、聽戲，這些耳濡目染的經驗薰陶，為我打下不少底子。在我小時候印象中的梅蘭芳，唱

-
- 7 麒麟童，本名周信芳（1895-1975），京劇演員，工老生，字士楚，藝名麒麟童，擅長做功。參閱陶雄撰文，「周信芳」條目，《中國大百科全書資料庫》。
 - 8 馬連良（1901-1966），京劇演員，工老生。字溫如。北京人。9歲入北京喜連成科班，受業於葉春善、蔡榮桂、蕭長華、郭春山、茹荪卿等。先習武生，後改老生。10歲登台演出《定軍山》、《打棍出箱》等劇。出科後向孫菊仙、賈洪林、劉景然諸名家學習，並吸收余（叔岩）派藝術之長，發展為獨樹一幟、風格卓異的馬派藝術。參閱張夢庚撰文，「馬連良」條目，《中國大百科全書資料庫》。
 - 9 梅蘭芳（1894-1961），京劇演員，工旦角，字畹華。原籍江蘇泰州，長期寓居北京。梅蘭芳在50餘年的舞台生活中，精心鑽研，勇於革新，創造了眾多優美的藝術形像，積累了大量優秀劇目，發展和提高了京劇旦腳的演唱和表演藝術，形成一個具有獨特風格的「梅派」，深受國內廣大群眾的喜愛，並在國際上享有盛譽。梅蘭芳的藝術成就，對現代中國戲曲藝術的發展起了承前啓後的作用。參閱馬少波撰文，「梅蘭芳」條目，《中國大百科全書資料庫》。
 - 10 言菊朋（1890-1942），京劇演員，工老生，原名錫，北京人。少時酷愛譚鑫培的藝術，譚每演出必往觀聽，並從陳彥衡學「譚派」戲。1916年前後出入於言樂社、春陽友會等票房，借台練戲。1923年經友人推薦，代王鳳卿隨梅蘭芳赴滬演出，從此成為專業演員。早年恪守「譚派」正宗，20年代末自己挑班後，開始整理演出一些「譚派」以外的劇目，形成獨特風格——「言派」。參閱吳春禮撰文，「言菊朋」條目，《中國大百科全書資料庫》。

戲不僅是唱戲，更重要是眼神把人物給演活了！當時聽長輩們說：「梅蘭芳是台上迷死男人、台下迷死女人！」不過我是沒見過他台下穿男裝的樣子。

其實，我起初愛跟著母親上戲院，是爲了有點心吃，從前看戲不像我們現在國家劇院、文化中心裡那樣正襟危坐、不能吃東西。我們那時看戲坐的是木頭椅子，旁邊有茶几，有人服務倒茶的，也有點心賣。我最愛的就是豆沙饅頭和鮮肉饅頭，配上龍井茶。在上海老話不叫包子，都叫饅頭，沒餡兒的叫實心饅頭。我母親爲了不讓我吵她看戲，就一直買點心給我吃呀，小孩子有東西吃就開心，一邊吃就一邊跟著看囉，後來我到台灣也跟著人家混票房，自己也粉墨登場唱戲。

很多人總誤解了京戲就是北京的戲，要我來說啊，京戲是在北京生根發芽沒錯，但卻是在上海開花結果。在北京是皇親國戚看的，在上海卻是小市民看的。北京的京戲題材多比較嚴肅；上海京戲的題材多比較活潑！

除了京戲，那個時候還是廣播的全盛時代，收音機裡節目很豐富，戲曲、流行歌、話劇都有。另外最常看的電影有像卓別林 (Sir Charles Spencer Charlie Chaplin, 1889-1977)¹¹ 的無聲黑白電影、勞萊哈台那一胖一瘦的喜劇片，台灣後來的「王哥柳哥遊

11 卓別林，英國喜劇演員及反戰人士，後來也成爲一名非常出色的導演。卓別林在在好萊塢電影的早期和中期尤爲成功活躍。他奠定了現代喜劇電影的基礎，與巴斯特·基頓、哈羅德·勞埃德並稱爲「世界三大喜劇演員」，卓別林戴著圓頂硬禮帽和禮服的模樣幾乎成了喜劇電影的重要代表，往後不少藝人都模仿過他的表演方式。‘Charles Chaplin’,(<https://www.imdb.com/name/nm0000122/>)。

台灣」，就是模仿勞萊哈台的。¹² 還有人猿泰山、魂斷藍橋這些；中國電影主要就是周旋、白光、李香蘭的電影。比較有印象的中國電影，多是古裝片，像是「西廂記」，周旋飾演紅娘；陳雲裳主演的「千里送京娘」、白光主演的「人盡可夫」，還有李香蘭主演的「萬古流芳」，講的是林則徐的故事。¹³ 說到這李香蘭啊，當時真是紅透半邊天，李香蘭的中國父親曾經延請俄國籍聲樂家來指導她學花腔女高音，勝利以後在上海大光明戲院舉辦個人獨唱會，我是沒去聽，不過我知道當時是由名作曲家陳歌辛為她量身打一首曲子，叫「海燕」。我曾經對陳歌辛的兒子陳鋼開玩笑說：「當年李香蘭說不定喜歡你父親。」陳鋼回我：「當年很多影歌星都喜歡我父親！」。¹⁴

不過要問我最喜歡誰的電影，我還是偏愛西洋片，費雯麗的「亂世佳人」、「魂斷藍橋」、「春殘夢斷」，只要是費雯麗主演的

12 勞萊與哈台 (Laurel and Hardy)，又譯為勞雷爾和哈迪，由瘦小的英國演員史丹·勞萊 (Stan Laurel) 與高大的美國演員奧利佛·哈台 (Oliver Hardy) 組成的喜劇雙人組合，在 1920 年代至 1940 年代極為走紅。他們演出的喜劇電影，在美國電影的早期古典好萊塢時期，佔有重要地位。這個雙人組合在 1927 年拍攝短片 *Putting Pants on Philip* 時形成。(https://zh.wikipedia.org/wiki/)

13 白光 (1921-1999)、李香蘭 (1920-2014)、陳雲裳 (1919-) 皆為 1940 年代前後聲名大噪的影、歌星，其中李香蘭實際上是日本人口口淑子，由父親好友瀋陽銀行經理李際春收做義女，戰前以中國人身份活躍中、日影壇。趙士蒼，〈昨夜星辰 - 上海老歌星〉，陳鋼主編《上海老歌名典》，2002，頁 412-415。

14 陳歌辛 (1914-1961)，1930-1950 年代，中國歌曲作品量最多的重要作曲家，知名作品如「夜上海」、「玫瑰玫瑰我愛你」、「初戀女」、「永遠的微笑」……等，其子陳鋼亦為中國知名作曲家，「梁祝小提琴協奏曲」作曲者。陳鋼主編《上海老歌名典》，台北：遠景，2002，頁 149。

電影我都喜歡，還有英格麗鮑曼的「西線無戰事」我也喜歡。

當時上海的音樂文化、風氣不分雅俗的，愛音樂、搞音樂的人不像現在在台灣，大家自己去分什麼學院派還是流行音樂。當時很多上海音專的教授及學生，白天在管弦樂團練習，晚上就到舞廳、夜總會、歌廳裡擔任樂隊伴奏、幫歌星作曲寫歌，酬勞很不錯。只要能創作好的音樂，能叫社會大眾喜愛，搞藝術也能賺錢，不是很好嗎？何況受過正規音樂教育訓練的人加入大眾音樂的創作，同時也能提升大眾音樂的水準！我舉個例子，很多人一提到老上海的跳舞文化，就直接聯想到「百樂門」，其實「百樂門」是被白先勇的小說捧紅了，在台灣年輕一輩的沒經歷過老上海，只曉得「百樂門」。¹⁵ 其實當時上海真正最出名的舞廳是「維也納」，在上海的西藏南路上。這家舞廳的特色就是有自己的室內樂團，團員都是音樂科班出身，素質非常高，經常演出「藍色多瑙河」這類的華爾滋作品，也有男高音駐唱，多數是邀請音樂科系的教授。上海因為是英、法租界，就是這音樂文化也是受英、法影響，所以排斥美式的文化。即使是流行音樂，在當時上海是不用爵士鼓的，風格接近歐洲的室內樂小品，這和後來台灣流行樂壇上以美式風格掛帥完全不同！

我常說台灣的音樂一直沒有辦法發展，追根究底在於音樂家與社會沒共鳴！學院派音樂家只搞自己的，做出來的音樂別說是一般大眾，連學音樂的人都聽不下去，音樂家與大眾疏離，這個社會的音樂素質怎麼提升？台灣作曲家我最推崇張炫文和呂

15 白先勇(1937-)，台灣文學家，知名作品「台北人」、「花橋榮記」、「孽子」、「玉卿嫂」。出生於廣西省桂林臨桂縣，父親為桂系領導人白崇禧(1893-1966)。東華大學，《臺灣文學資料庫》。

泉生，這兩位的作品兼具藝術音樂的美感層次，又能普遍感動人心！¹⁶ 另外像早期流行歌曲也不乏好曲子呀，像楊三郎寫的「港都夜雨」、洪一峰的「淡水暮色」，那音樂的水準寫得一點也不比日本的瀧瀧太郎「荒城之月」差，只是我們的聲樂家固守學院派的偏執，沒有好好去發掘這些本土作品的美，好好的去唱它！¹⁷

說到台灣作曲家楊三郎，他年輕時也曾經在上海住過一段時間，把上海的國語流行歌引進台灣，像是「玫瑰玫瑰我愛你」、「夜來香」、「何日君再來」……。這些歌曲，我在民國四十年前後，曾經在豐原戲院，當時橫式招牌還保留「豐原座」日式名稱，欣賞楊三郎「黑貓歌舞團」的「勞軍場」，唱的都是這些上海國語流行歌。當時劇團都要提供「勞軍場」，不然國民黨不發給執照。有位戲劇博士汪其楣寫書說是「群星會」製作人慎芝、關

16 張炫文(1942-2008)，台灣台中人，作曲家、音樂教育家，譜曲作品有《鄉愁四韻》、《叫做台灣的搖籃》。張炫文，《張炫文獨唱歌曲集》，台北：全音，2007。頁4。

呂泉生(1916-2008)，台灣台中人，台灣留日作曲家、聲樂家，創作大量聲樂曲與合唱作品，知名作品如「杯底不可飼金魚」、「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臉蛋兒發紅心裡笑」……等，被譽為「台灣合唱之父」。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臺灣音樂家群像資料庫》。

17 楊三郎(1919-1989)，本名楊我成，台灣台北永和人，台灣作曲家，代表作品有「望你早歸」、「秋風夜雨」、「港都夜雨」、「孤戀花」。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臺灣音樂家群像資料庫》。

洪一峰(1927-2010)，本名洪文路，知名台語歌曲作曲家，代表作品有「淡水暮色」、「舊情綿綿」、「可憐的戀花再會」……等。郭麗娟，〈臺灣歌謠臉譜〉，(<http://www.taiwan123.com.tw/musicface/face09.htm>)。

瀧廉太郎(Rentaro Taki, 1879-1903)，日本青年作曲家，可惜英年早逝，作品不多，留下作品代表作有「荒城之月」、「箱根八里」、「花」。(https://zh.wikipedia.org/wiki/)

華石夫婦為台灣引進上海國語老歌，這是不對的！日本時代台灣和上海的交流關係就非常密切，下午上海開船，隔天清晨就到基隆，反而基隆到東京要四天。¹⁸

三、「安達」渡台、咫尺天涯

我一直強調我很幸運，在上海租界成長幾乎沒經歷過什麼戰亂，反而是勝利（1945）以後，國共內戰、物價飛漲，苦日子才真正來！雖然上海還是沒什麼戰事，不過社會的氣氛有些不尋常了！街上的傷兵越來越多，從北方下來的軍官、士兵也越來越多。中國地方那麼大，語言是南轅北轍，比手劃腳說不通的，上海人聽北方人說話好像遇見了外國人，於是糾紛四起，人心開始亂了。這時我的姊夫夏縵雲是在國民大會秘書處任職，要被派到台灣來。我父母親想說只有我這麼一個兒子，擔心上海局勢可能會亂起來，就請姊姊、姊夫把我一起帶我到台灣來，想說先避個三個月再說，沒想到這一離鄉就是四十年。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下午兩點多，我和姊姊、姊夫搭招商局的「安達輪」，從上海出發，我還記得當時和國防醫學院遷台搭同一條船。船上雖然很擠，但很平安，一路上氣候很好，隔天上午就到基隆。下了船對台灣的第一印象就是天氣很暖和，再來就是香蕉很便宜。從前在上海吃香蕉，媽媽一次是買個一、兩

18 汪其楮（1946-），台灣知名現代劇作家。詳見文化部，《臺灣大百科全書資料庫》。

條，切成一片一片，盛在盤子裡，小心翼翼的用牙籤叉著吃，在台灣是可以自己獨享一條又一條，很過癮！另外一點日本味很濃，這一點很多老外省人很排斥，但我不會，一方面我是年輕人對新環境、新事物適應度高，二方面是因為以前上海也有很多日本人，所以我對日本文化不覺得陌生，反而覺得親切。

到台灣之後，姊夫家在台北市漳州街安頓下來，本來只是想住三個月，沒想到五月時報上就登了上海淪陷的消息。這下子回不了家了，姊夫一個公務人員的薪水，有老婆孩子要養，這下又多個小舅子，生活實在辛苦，我就想著得找出路才行，不能再增加姊姊、姊夫的負擔。有一天我在報紙上看見「裝甲兵學校」招收學徒兵，資格要初中以上學歷，考取即給予下士待遇，我就去報考啦！考取後分發到台中清泉崗報到，開始學修戰車，受訓幾個月以後就分發到台中市復興路上的「戰車修理工廠」，那時薪餉多少錢我已經不記得了。夜間有隨營補習教育，我因為小時候在上海念教會學校，英文程度不錯很佔便宜，夜間的補習教育，就由我充當同學們的英文老師，所以我說當時這「裝甲兵學校」，充其量只是個職業訓練所。

就這樣我和部隊的關係互動很不錯，週日幾乎都放假，就參加宜寧中學的合唱團。後來考取台中一中插班，從高二念起，就開始讀書了。當時台中一中幾乎都是本省同學，我還記得班上只有三個外省人，還真巧都是上海人！我本來就愛音樂，在台中一中唸書期間就利用課餘和陳信貞老師學鋼琴。¹⁹ 到民國四十五

19 陳信貞，台灣早期中部重要鋼琴女教師，知名學生如有呂泉生、辜偉甫。呂泉生，〈最難忘我的鋼琴老師-陳信貞老師〉，詹懷德、吳玲宜編，《鋼琴有愛》，台北：上青文化，頁41。

年，那時我年紀已經二十五、六歲了，參加「第一屆文武大專聯合招生」，填志願我只能填免學費的學校，所以我當時第一志願是國防醫學院，因為和他們學校搭同一艘船來，總覺得特別親切；第二志願是師大音樂系；第三志願是政工幹校音樂系。術科考試我還記得彈《拜爾教本》裡的「春天的小溪」，那是你們現在幼稚園小朋友在彈的曲子吧！我學鋼琴的時間很短，只能這樣去應付了。

考試結束後我就待在台北姊姊家裡等放榜。放榜時錄取了我的第三志願。說真的考得不理想，雖然有點遺憾，不過也不覺得難過，大概我們上海人的性格天生比較浪漫些吧，管他第幾志願，反正有學校念就很高興了！開學就到北投復興崗報到。

很幸運，開學後我才知道原來當時政工幹校音樂系的師資，多數是師大音樂系的教授兼任的，我就想只要我好好學習，和讀師大也一樣嘛！我還記得當時教作曲、理論的是蕭而化老師「和聲」、「對位」教得真嚴格仔細，一點錯都逃不過他老人家的法眼、法耳。聲樂是戴序倫老師，也很嚴格；我的鋼琴老師是留日的高慈美老師，那時雖然是中年人，還是個大美女！不過我的鋼琴始終彈不好，就是因為高老師太疼我、太仁慈了，我要是被嚴厲出名的張彩湘老師教到，一定不一樣了。²⁰ 因為我們軍校裡

20 蕭而化（1906-1985），作曲家、音樂教育家。高慈美（1914-2004），台灣早期留日女鋼琴家，出身高雄岡山基督教長老教會信仰世家，亦為台灣清代至日治台北富商李春生曾孫媳。張彩湘（1915-1991），1936年赴日本東京武藏野音樂學校專攻鋼琴，為台灣鋼琴界一代宗師，其父為台灣第一位赴日學習的音樂家張福興。張彩湘鋼琴教學以嚴格聞名，傑出弟子有：李富美、張大勝、陳郁秀、陳茂萱、林榮德……等音樂名師。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臺灣音樂家群像資料庫》。

活動多，經常有歌曲表演，我一天到晚幫同學伴奏，彈些中國藝術歌曲像「追尋」呀、「紅豆詞」這些，高老師交代的鋼琴功課都沒練！結果高老師不但沒責備我，反而說：「伴奏也要給人家彈好啊！你彈給我聽聽我來給你些意見。」所以就把鋼琴基本功的訓練給荒廢了。高老師我一直很敬愛她，她的國語是和我們這群政戰學生學的，有一年她生日我們這群政戰校友請他吃飯，大夥兒聚在一塊，高老師感動的流下淚，她說比起師大的學生，我們這群沒爹沒娘的政戰學生請她更令她感動，前些年她去世時，我也參加她的追思會，心裡很是感傷。²¹

民國四十七年（1958），從政工幹校畢業後，就被分發到成功嶺，擔任連指導員，帶了一群老兵。我帶的這群兵多是被拉伕來的大老粗，在台灣也沒家人、也不能結婚，心情很苦悶，脾氣暴躁的很，我一個學音樂的人要怎麼帶他們？當時我只求帶兵平安不出事就好。所以就讓他們去發揮他們的農業專長，讓他們有事做，別惹事，讓他們養豬、養雞呀，所以我的連上的豬養得特別好！



擔任成功嶺指導員時期的黃瑩

21 1958年10月「政工幹部學校專六期音樂科全體師生畢業留影」，參閱張隆志、郭月如、吳叡人、連憲升、王昭文、嚴婉齡等編，《恩典之美 高慈女士圖像史料選輯》，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頁110-111。

就這樣帶兵養豬，又過了兩年，民國四十九年國防部成立「軍歌創作小組」，我接到上級命令，被選上了這個小組，要我回母校報到，就這樣又回到台北了。三個多月後，被調回母校當助教，就留在復興崗了。會將我留下當助教，主要是因為當時的音樂系主任戴逸青上海鄉音很重，只有我聽懂他的上海口音，當助教期間我好比戴主任的私人秘書，他的身分證、印章、鎖匙全在我這保管，非常信任我。

四、剛喝「九條好漢在一班」，柔吟「山海明月心」

擔任助教期間，我負責專寫歌詞，因為當時作詞人才少，我因為小時候有點古典詩詞、戲曲的底子，就被派去寫詞。最有名的「九條好漢在一班」就是那時寫的，不過這是最沒文采的一首作品，卻是傳唱最久、最紅的，因為當時要給那些不識字的老兵唱，不能寫得文謾謾，我是負責作詞，我的同班同學李健作曲。現在一班好像改成十一人，所以我的歌被改成「英雄好漢在一班」，不過總覺得「英雄好漢」不如「九條好漢」來得剛勁有力！那個時期的創作還有「夜襲」、「我有一枝槍」也是和李健合作的，另外也有和作曲家林聲翕合作歌詠台灣風光的作品像是「山旅之歌」²²、「海峽漁歌」²³，和台灣作曲家張炫文合作「山海戀

22 「山旅之歌」為黃瑩作詞、林聲翕作曲，創作於1973年的大型聯篇合唱曲，譜例參閱〈林聲翕作品全集 歌樂篇〉，台北：樂韻，2000，頁129-159。

23 「海峽漁歌」為黃瑩作詞、林聲翕作曲，創作於1978年的大型聯篇合唱

夜 襲

d小調 4/4

黃 瑩 作詞
李 健 作曲

| 6̣ · 5̣ 6̣ 0 6̣ 0 | 3 · 2 3 0 3 0 | 6 5 i 6 · | 5·5̣ 3̣ 5̣ 6 — |
 夜 色 茫 茫 ， 星 月 無 光 ， 只 有 砲 聲 四 野 迴 盪 ，
 | 5 3 6 6 · | 5·3̣ 2̣ 1̣ 3 — | 6̣ · 5̣ 6̣ 0 6̣ 0 | 3 · 2 3 0 3 0 |
 只 有 火 花 ， 到 處 飛 揚 。 腳 尖 著 地 ， 手 握 刀 槍 ，
 | 5 3 5 6·6̣ 6̣ 0 | 5 6 5 3 1 1 | 2 5 6 · 0 || 6 5 |
 英 勇 的 弟 兄 們 ， 挺 進 在 漆 黑 的 原 野 上 。 我 們
 | 6̣ · 1̣ 3 3 | 2 0 2 0 | 2 · 1̣ 3 3 | 6̣ 0 5 0 |
 眼 觀 四 面 ， 我 們 耳 聽 八 方 ， 無 聲
 | 6̣ 0 3 0 | 2 0 1 0 | 2 0 3 0 | 6̣ · 6̣ 6̣ 5̣ 5̣ |
 無 息 ， 無 聲 無 息 ， 鑽 向 敵 人 的
 | 6̣ 6̣ 0 | 3 · 3̣ 3̣ 2̣ 5̣ | 3 3 0 || 6̣ · 5̣ 6̣ i 5 |
 心 臟 ， 鑽 進 敵 人 的 心 臟 。 只 等 那 信 號
 | 6 0 6 0 0 0 | 6 · 5 6 i 5 | 6 0 6 0 0 0 | 2 2 2 3 3 |
 一 亮 ， 只 等 那 信 號 一 響 ， 我 們 就 展 開
 | i 5 6 3 | 5 3 5 i 6 | 5 3 5 6 — | 6 0 0 0 ||
 閃 電 攻 擊 ， 打 一 個 轟 轟 烈 烈 的 勝 仗 。

「夜襲」簡譜

歌」²⁴、「海峽的明月」²⁵ 等等。

那時住在香港的作曲家林聲翕、黃友棣，作詞家韋瀚章經常從香港到台灣，我就拜這三人為師，向林聲翕學對位；向黃友棣學調式和聲；向韋瀚章學作詞。²⁶ 爲了多充實紮實的中國文學底子，我晚上又去唸書了，讀得是「淡江文理學院」中文系夜間部，主要修美學、聲韻學。白天上班，晚上唸書，我還記得每天一下班就趕緊騎著我的腳踏車趕到北投車站，搭小火車到台北車站，然後再轉搭 15 路公車到金華街淡江大學夜間部，很辛苦讀了四年總算熬到畢業了。所以我求學的歷程不像你們大學、碩士、博士一路讀上去，我等於是念了兩次大學。

到了民國五十八、五十九年之間，我這時已經從助教升爲講師了，比照少校待遇，負責教歌詞創作，主要就是談聲韻與音樂的關係，會開這課程，聽說是蔣經國的意思，既然我們要多創作軍歌、要作詞，當然學校裡要有這課程來培養人才，現在想想雖然是威權時代但對文化還有些重視，也算是可安慰的地方。在這段時間我也在警察廣播電台製作了「空中樂府」音樂節目，還獲得廣播金鐘獎！

曲，譜例參閱〈林聲翕作品全集 歌樂篇〉，台北：樂韻，2000，頁 186-214。

- 24 「山海戀歌」爲黃瑩作詞、張炫文作曲，創作於 2000 年之合唱歌曲，譜例參閱《山海戀歌（混聲四部合唱）》，台北：音樂家書房，2003。
- 25 「海峽的明月」爲黃瑩作詞、張炫文作曲，創作於 1985 年之獨唱歌曲，譜例參閱〈張炫文獨唱歌曲集〉，台北：全音，2007，頁 23-25。
- 26 林聲翕（1914-1991），參閱劉靖之，《林聲翕傳》，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0，頁 1-88。黃友棣（1912-2010），參閱傅孟麗，〈黃友棣的樂教人生〉，《黃友棣國際學術研討會手冊》（高雄：國立中山大學音樂系），2000；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臺灣音樂家群像資料庫》。



1970年黃瑩所製作的警廣「空中樂府」節目獲頒廣播金鐘獎。黃瑩(左)、時任教育部長鍾皎光(右)

在政工的時光可說是每天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到了民國六十年，哪一天我不記得了，王昇將軍臨時下了條子，要調三個人到中華體育館籌辦中華電視公司節目部，我是其中之一。²⁷我當時很不樂意，就跟系裡抗議，我是做音樂、歌詞的人啊，到電視公司去，豈不學非所用？但是長官的命令不能違抗，所以還是得去，後來系裡特別通融我，將我原先授課的課程保留，身分改為兼任。不久後國立藝專剛成立國樂科，我的同學董榕森擔任科主任，就請我也到藝專兼任，開的課程叫「韻文選讀」。²⁸原本董榕森要我辭掉華視到國立藝專專任，我說：「不成啊！藝專專任教師的薪水只有華視的三分之一，這是現實問題，華視不能辭。」所以就 and 人事部門談，讓我一天到藝專兼任，起

27 王昇(1915-2006)，號化行，江西龍南人，是戰後國民黨內重要軍系人物，曾任總政治作戰訓練部主任。參閱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台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台北，時報，2000年，頁483。

28 董榕森(1932-2012)，生於浙江紹興，台灣國樂家，曾任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國樂科主任，以創作《陽明春曉》等曲子為人所熟知。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臺灣音樂家群像資料庫》。

初人事部門不准的，當時總經理吳寶華將軍很疼我，出面說：「這是我們華視的光榮啊，就准他吧！」原本照規定外出兼差的收入要繳庫歸公，吳將軍又說了：「兼兩堂課能賺多少錢？就免了吧！」所以每週四上午十點到十二點，我就到藝專講授「韻文選讀」課程，一直到超齡退休，最後是升等到副教授。²⁹ 早期這門課是必修，所以只要是藝專國樂科畢業的都是我的學生。

提到王昇將軍，年輕的時候對他的印象就是對我們老是訓話，堅決反共之類的，到了他年紀大了，我只有一次機會和他單獨談話，大約民國六十幾年吧，我被選派到「革命實踐研究院」去受訓，行前王昇將軍要一個一個面談，那時的王昇將軍比起年輕時少了剛豪之氣，不過倒多了些溫文的學者風範。

至於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我倒沒有直接接觸，他們來視察、訓話，我是站得遠遠的聽話，但我和他們有一點關係很密切的是，不管是老蔣、小蔣還有一位擔任過行政院長的俞國華，他們三位的「江浙國語」電視台裡只有我聽得懂，所以字幕員都要向我求救，每次不管是新年、國慶，總統談話，三台聯播，我就從節目部到新聞部支援，在台下坐鎮，台上說一句，我就現場立即翻譯口譯成標準國語，字幕員就立刻排字，一小時後電視播出，全國觀眾都可以看到正確的字幕。³⁰

29 吳寶華(1916-2010)，生於河南開封人，中華民國國軍中將，曾任國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副主任、華視總經理。〈吳寶華膺任華視總經理〉，《中央日報》，1979.12.21，九版。

30 俞國華(1914-2000)，浙江省奉化縣人，戰後台灣重要財經官僚，曾任中央銀行總裁、行政院院長。參閱董淑賢，〈民國人物小傳——俞國華〉，《傳記文學》第77卷第6期(2000年12月)，頁139-141。



1990年政戰學校專科十三期音樂科畢業大合照，一排右二為黃瑩

五、鐸聲、薪傳、尋奇——忙碌藝文生涯

我初到華視先在企劃室，負責每週一向長官們做節目簡報，從前沒有電腦，我們做簡報是用書法寫在全開的宣紙上，一頁一頁的報告。也因為在華視的機緣，大量接觸導播、影歌星，然後參與辦理歌唱訓練班。在規劃歌唱訓練班課程的時候，我堅持要上「視唱練耳」這課程，因為音感能力、讀譜能力訓練好了，以後拿到歌就不必一首一首教，拿到譜就可以唱，比照音樂科系的訓練方式。後來我陸續擔任製作人、編審（節目品管），我製作的一些節目，或許大家還有印象，像是「鐸聲獎」，這是中小學教師藝術歌曲比賽，用意在於提升中小學教師音樂素養，特別要感謝當時台灣省教育廳長，現在台聯的黃昆輝先生，大力支持這個

節目。³¹再來是「薪傳獎」，表彰民俗技藝老師傅，讓年輕一代認識台灣各種民俗、傳統技藝。在當時的環境能做這節目特別要感謝當時華視總經理吳寶華將軍，吳將軍是老北京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是個有讀書、穿皮鞋的將軍，所以懂得做「薪傳獎」的文化價值。另外有「孝行獎」，全台灣各地孝行楷模一一採訪他們的事蹟。你們別小看這幾個節目看似一年一次的頒獎，每個節目的籌劃、評選、得獎人的事蹟採訪，一年這幾個節目下來夠忙翻天了！

另外我也負責製作三台聯播的「欣欣向榮」，這是介紹十大建設的節目，還曾經承辦勞軍晚會、金馬、金鐘獎頒獎典禮，當時我所承辦的頒獎典禮，我就動員三軍官校學生來大合唱主題歌，我自己編曲，弦樂伴奏，並邀請聲樂家孟海蒂小姐主唱。還製作過「音樂的花朵」，這是由聲樂家范宇文主持，專門介紹藝術歌曲的節目，當時這節目拉不到廣告，每一週一集固定賠六萬，你問我當時怎麼不和八點檔的廣告綁在一塊兒，那我可不幹，用這種強迫人家的方式，我這製作人多沒尊嚴？所幸當時華視總經理武士嵩將軍很豪氣告訴我「賠錢照做！」武將軍是認為錢要賺，八點檔是一定要做好賺錢的，但我們華視是教育部和國防部合辦的電視台，對文化、教育有責任，所以這藝術歌曲的節目就是賠錢也得做！

後來我所作詞的歌曲中，到現在電視上還常在播放的就是「大陸尋奇」的節目主題曲了。會找上我作詞，因為起初「大陸尋

31 黃昆輝 (1936-)，台灣雲林人，美國北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博士，曾任台北市教育局長、台灣省教育廳長、總統府秘書長、資政，政黨台灣團結聯盟主席。(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奇」是計畫在華視播放，後來因為廣告問題談不攏變成到中視去播。我寫大陸尋奇的歌詞，就是用簡單幾句話要把中國各地的風光特色都寫進來：

風雨千年路 江山萬里情
秦關月 楚天雲 無處不是故園情
紫塞三春雁飛雪 嶺南四季花似錦
九曲黃河怒洶湧 長江三峽一舟輕
更有那桂林山水 恰似人間仙境
敦煌月泉外沙漠起駝鈴

之後我不只寫歌曲歌詞，我還寫了兩部歌劇的歌詞！很榮幸有機會和名作曲家屈文中（1942-1992）先生³²合作兩部中文歌劇，一部是「西廂記」，由台北市立交響樂團伴奏，李宗球飾演張生、范宇文演鶯鶯、簡文秀演紅娘，這些都是當時台灣聲樂家中一時之選，「西廂記」在台北、上海、香港都有演出。另一部是和省交（台灣省立交響樂團）合作以新疆民謠為背景的歌劇「天山雲雀」。另外我還為西方著名歌劇「杜蘭朵公主」翻譯了中文版，在台北、上海都有演出。

32 屈文中（1942 -1992），出生於廣西桂林，原籍四川榮昌，五歲時隨父母遷到北京，開始接受音樂啟蒙教育。1975年屈文中舉家移居香港，創作了交響詩《十面埋伏》、管弦樂《廣東民謠三首》、合唱組歌《李白詩四首》、口琴與樂隊的《帕米爾綺想曲》、管弦樂幻想序曲《帝女花》以及合唱組歌《黃山、奇美的山》等作品。參閱香港公共圖書館官網，（<https://www.hkpl.gov.hk/tc/extension-activities/event/40177/exhibition-of-wut-man-chung-s-works>）。

不過。我覺得可惜是這些學習西方聲樂唱腔的聲樂家，缺乏中國音樂、聲韻的素養，完全以西方的唱法來唱中文歌劇，沒有將中國古典文學的韻味表現出來，唱中文歌是「以字行腔」；外文歌呢是「以腔托字」，一個是咬字為主；一個是聲腔為主，基本的精神不同。依我說這唱中文歌曲得把握幾個原則：詞要懂、味要濃、口要攏、肩要鬆、鼻要空、氣要通、聲要送。這些原則掌握住，就錯不了！

回過頭想想，自己這一生活得也算很榮幸，到現在八十一歲了沒停下來過，百年國慶剛過，我還為三軍官校寫了新歌，叫「我武維揚」。³³小馬哥（指馬英九）說「不獨不武」，我倒認為軍人的本分就是要「武」，所以寫了「我武唯揚」！一百年年底在國家音樂廳也製作了「雅歌難得幾回聞」古典詩詞曲的音樂會，八十歲了還在製作音樂會，我雖然是個小人物，講起來對台灣的文化藝術希望還算是有點貢獻吧！

六、夢迴千里——他鄉已成故鄉

回想起剛到台灣時，很多年輕輩不知道，其實早年的台北比上海還上海！我看過一些日據時代的資料，日據時代台灣和上海文化最密切的地方是延平北路，當時上海到基隆的船一天就到，不管是商業還是文化都非常密切，不過這一段可惜我就沒趕上了。光復以後是衡陽路、博愛路一帶，現在要吃到道地的上海菜，得在台北吃；上海現在的上海菜不是我童年的味道，那是

33 譜例來源：國防部「政戰資訊服務網」。

我武維揚

(國軍歡慶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紀念歌曲)

F大調 4/4
雄壯、豪邁黃瑩 作詞
雷聖凱 作曲

| | | | |
|-------------|-------------|------------------|------------------|
| 5̣.5̣ 1 1 - | 1̣.1̣ 3 3 - | 5̣. 5̣ 5 4 | 3̣.3̣ 2̣ 1̣ 2 - |
| 挺起胸膛 | 抬頭仰望， | 山海穹蒼 | 國旗飛揚， |
| 2̣. 3̣ 4 2 | 3̣. 4 5 5 | 6̣ 6̣ 6̣ 5̣ 3̣ 1 | 2̣.2̣ 5̣ 5̣ 3̣ 2 |
| 民主樂園 | 自由安康， | 青天白日滿地紅， | 多麼燦爛輝 |
| 1 - - 0 | 6̣. 1̣ 4 6 | 5 - - 0 | 4. 3̣ 2̣ 1 |
| 煌。 | 百年風雲 | 澎湃激 | |
| 2 - - 0 | 7̣. 1̣ 2 2 | 1. 2 3 3 | 4 3 2 1 7 1 |
| 盪。 | 英雄兒女 | 馳聘疆場， | 飛虎騰蛟熱血 |
| 2 3 2 1 | 6̣. 1̣ 4 6 | 5 - - 3 | 4. 3̣ 2̣ 1 |
| 滿腔，做 | 民眾襟 | 姆，為 | 國家棟 |
| 2 - - 0 | 2. 3̣ 4 2 | 3. 4 5 5 | 6. 6 5 3 |
| 樑， | 千錘百鍊 | 好鐵成鋼， | 承先啟後 |
| 2 2 3 2 1 - | 4. 5 6 6 | 5 5 4 3 - | 2. 3̣ 4 2 |
| 我武維揚， | 百年風雲 | 澎湃激盪， | 英雄兒女 |
| 3. 4 5 5 | 4. 5 6 6 | 5 5 4 3 - | 4. 3̣ 2 2 |
| 馳聘疆場， | 飛虎騰蛟 | 熱血滿腔， | 承先啟後 |
| 5. 3̣ 2 5 | 1 - - - | | |
| 我武維揚。 | | | |

「我武維揚」簡譜

文革後的「農工兵」上海菜！我年輕時都固定到西門町萬國戲院對面的「紅玫瑰理髮廳」理髮，那裡是道地的上海式理髮廳。衡陽路上還有白俄女賣女性內衣、博愛路大利菜館的醬爆螃蟹，長安西路的新加坡舞廳……，這些全都是和老上海一模一樣的風

情。舞廳文化是老上海很重要的，我年輕也是「舞林高手」，全台灣的大舞廳我幾乎都跳過，各方面最具水準就是台北的「新加坡」和高雄的「雪莉」。老上海的休閒娛樂就是聽戲、跳舞、打麻將，到了台灣也一樣，我現在也還會打打小麻將。

大陸開放以後，我因為製作節目關係，全中國大陸幾乎走透透了！如果問我為什麼選擇留在台灣定居，不到上海定居？簡單的說，現在的中國已不是我夢裡的故鄉！首先，我永遠不能習慣簡體字，我不做政治批判，就是覺得簡體字很醜，看不慣！再來是文革的後遺症，形成沒次序的社會。經歷過文革後的中國，人的素質太差！依我的觀察，現在的中國人素質要再提升上來，估計還要兩百年。大家別以為這幾年到中國見到的服務人員也彬彬有禮了，別搞錯，那是台灣人教的，是爲了做生意，不得不的。我說的兩百年不誇張，紅衛兵當年怎麼鬥他的父母，現在紅衛兵的孩子也長大了，能不有樣學樣嗎？這文革的後遺症，要完全淡化、轉移，得經歷四、五代以上才改變得了，那不差不多要兩百年嗎？但我相信到那個時候的中國文化，會是全新的中國，絕不會是過去的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時間是往前走的，錯過的路怎麼回頭？

我倒認爲現在全世界的華人社會，保留最多中國傳統文化的就是台灣了！你看看多數台灣人家裡，尤其有老一輩在的，客廳裡還供奉著神案，祭拜祖先，牆上掛著「祖德流芳」，這就是傳統中國文化典範的證明呀！文化教養是台灣人最大資本，我覺得台灣人別枉自菲薄，別擔心自己人少，大陸人多，我們需要的是「質」，一把手心裡的鑽石和一座瓦礫堆要怎麼比？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品德、倫理，這些是現在的中國所缺乏的！

現在問我是哪裡人？當然是台灣人呀！我雖然不在台灣出生，住台灣住了六十多年了，論資歷比年輕人還深呢，是不是？



2016年12月獲頒國防部終身成就獎，由總統蔡英文（中）親自頒獎